

温州研究集刊

YUANDAI WENZHOU YANJIU 陈彩云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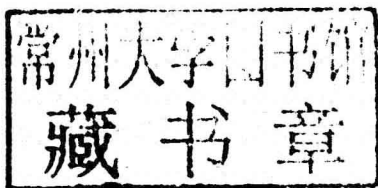
元代温州 研究



浙江人民出版社
ZHEJIA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元代温州研究

陈彩云 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元代温州研究/陈彩云著.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1. 12

(温州研究集刊)

ISBN 978 - 7 - 213 - 04769 - 5

I. ①元… II. ①陈… III. ①温州市—地方史—研究—元代 IV. ①K29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66424 号

书 名
作 者
出版发行

元代温州研究

陈彩云 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

市场部电话: (0571)85061682 85176516

责任编辑

马方方

责任校对

鞠 朗 朱志萍

封面设计

厉 琳

电脑制版

杭州大漠照排印刷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丰源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4.5

字 数

36 万

插 页

2

版 次

2011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213 - 04769 - 5

定 价

30.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市场部联系调换。

序

Preface

章太炎在《馗书·原学》中讲过：“视天之郁苍苍，立学术者无所因。各因地齐、政俗、材性发舒，各名一家。”他把地理环境（地齐）、政教风俗（政俗）、人才特性（材性）三者视作构成区域历史文化特质的因子。近数十年来，区域史研究蔚为大观，并日益成为一种国际性学问。正如英国著名史学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Geoffrey Barractbugh, 1908—1984）在其名著《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中所说：“由于种种原因，在当前的历史学家中，一个越来越明显的趋势是从民族体系转向地区体系。”区域史（Regional History）是与整体史或总体史相对的历史研究。学术界一般认为，20世纪50年代法国年鉴学派开创了区域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在年鉴学派的理论模式中，被后人运用较多的则是综合性的区域史研究，于是，国际学术界研究中国问题出现了一条新的理路，那就是以空间而不是以专业来界定研究的范围，把中国从空间上分解为较小的单位，对某个地区做综合性的研究，将自然地理、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纳入同一个完整体系中加以分析。这种研究方法，不是以整个中国为研究单位，而是以特定空间为研究对象。对该区域的地理环境、社会结构、经济成长及文化方式做“长时段”与“中时段”的考察，开展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与民俗信仰等多面

相、多层次、多角度的研究,并将该区域“短时段”的现象与事件当做“长时段”和“中时段”的发展结局与集中体现,简言之,就是要以时段为经,以区域地理为纬,去建构综合的区域史研究。近30年来,中国史学研究理论与方法论兼收并蓄,区域史研究日渐成为中国当代史学研究的一种新趋势。历史学家目光更多地转向和关注地方社会与下层社会历史。与此同时,历史研究的单位从“国家”、“民族”转换为某个具体地区,并且期望从区域史研究中发展出一套新的学术话语,建立新的历史研究范式和历史解释体系。

陈彩云博士的《元代温州研究》就是这样一部关于特定时段、特定区域的涉及政治、经济、学术传衍、社会生活、文化教育等现象及其成因分析的综合性研究成果。它从宋元易代之际的温州路的动荡与重建讲起,转而在有限的史料中,揭示元代基层统治的事实,内容涉及各类政务活动。我们知道,在传统中国社会,基层的经验感知,所谓政治治理,唯有从乡民的日常生活、习俗和记忆中加以理解,才能触摸到。君主的专制权力、官僚的常规权力必须透过基层的非正式的结构权力才能影响到民众的生活,书中的相关论述,解释了传统国家的地方治理模式及一般程序,揭示在地方治理过程中是如何运用教化与感染的手段将上层的政治意图向下层延伸与贯彻的。下层又是通过何种媒介与标识性的符号塑造国家认同、政治认同与国家观念、政治观念的。接下来,陈博士论及元代温州朱子学承宋末脉绪与温州地区的士大夫群体,是这部书稿最为出彩的地方。作者挖掘史料,多道人之所未详,是中国思想史、学术史为人所忽略的重要的重新建构。而元代温州的宗教与元明之际的温州社会则重建了温州社会的“小传统”。陈博士对元代温州社会的发展演变进行系统考察和分析,借鉴区域史的理论范式,立足于地理、气候、资源、文化、语言等结构性要素,通过宋元易代与元明易代这类历史事件,从整体上探讨这一区域内历史进程的力量及其原因,特别注意到研究问题的空间特征决定了该区

域史研究的选择,而不是人为的空间取舍形式的“区域史”研究,即不将研究对象简单地“地域化”或“地方化”,而是运用综合的区域史研究手法,以考察元代经济与社会及文化的多方变动,社会结构、政治生态、人文风貌的变迁;厘清温州地区社会、经济与文化之演变情形,质言之,依科大卫(David Faure)所指出的,“区域被视为一种有意识的历史建构”(region is seen as a conscious historical construct),透过历史进程,观察元代温州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积淀下来的各种要素及变迁轨迹。过程引人入胜,结果令人信服。

陈彩云 2009 年获得暨南大学博士学位后,在浙江师范大学历史系工作,一直在学术的征途上奋进。我希望他永远保持那种奋进的斗志,不断开拓,不断完善自己的学术能力与知识结构,不断提升学术境界,不断走向成功。

范立舟

2011 年 12 月 1 日于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目 录

CONTENTS

绪 论	(001)
第一章 宋元易代之际的温州	(022)
第一节 陈宜中与南宋王朝的覆灭	(022)
第二节 元朝统治在温州的确立	(036)
第三节 元初温州的遗民群体	(049)
第二章 元代温州的经济	(061)
第一节 建置沿革和户口	(061)
第二节 赋税征收和差役征发	(066)
第三节 盐政	(075)
第四节 粮食海运	(084)
第五节 交通和商业贸易	(092)
第六节 农业	(105)
第七节 水利兴修	(107)
第三章 元代温州的政务	(126)
第一节 荒政	(126)
第二节 军事管理	(138)
第三节 司法审判	(145)

第四章 温州路的教育	(152)
第一节 元代的文教政策和学校建设	(152)
第二节 学产学田	(163)
第三节 学制和学官	(174)
第四节 多元教育体系的形成	(183)
第五章 元代朱子学在温州士人中的传播与永嘉学派的 沉浮	(194)
第一节 元代朱学在温州士人中的传播	(195)
第二节 温州朱学成就	(203)
第三节 元代思想界中的永嘉学派	(208)
第四节 永嘉学派衰落的再思考	(214)
第六章 元代温州地区的士大夫群体	(223)
第一节 温州家族在元代的发展	(223)
第二节 元代温州的宗族	(268)
第三节 元代温州士大夫群体的生活和交游	(295)
第七章 元代温州的宗教	(303)
第一节 佛教	(303)
第二节 道教与民间信仰	(346)
第八章 元明之际的温州社会	(371)
第一节 元末动乱和温州士人的动向	(371)
第二节 豪杰并起的局面	(392)
第三节 新朝背景下的温州	(406)
结 论	(420)
参 考 文 献	(427)
后 记	(454)

绪 论

一、目的和意义

本书是关于元代温州路在政治、经济、学术传衍、社会生活、文化教育等方面的综合性研究。元朝是由北方游牧民族首次成功肇建而统治全中国的“统一王朝”，其原有生活、文化、政治经验与农业民族差异甚大，如何收聚人心，实施其统治政策，攸关其统治之成败。就元史研究的发展历史来看，早期的元史研究注重蒙金之际及大蒙古国时期的北方，如政治制度、社会、宗教等。近年随着大量稀见元人文集影印出版，元史研究焦点相对集中在江南地区。了解元朝如何统治中国，特别是统治当时社会、经济、文化最为兴盛的江南，是近年来元史研究的热点之一。学者们试图还原元代统治下的江南原貌。在宋遗民笔下，蒙古人在江南的统治往往表现出一片黑暗；而学者们的研究表明，蒙古人的统治其实并非一团糟。^①文化上，大的儒家传统，在蒙古人统治时期并没有受到毁灭性打击，可以说，元代统治的最大特色是社会文化的多元化共存。在现实生活中，儒生失去了独尊地位，但是优越地位仍然存在，经济特权依然保留。事实上，不加特定的分析，简单说元代统治优于

^① 萧启庆：《元代的儒户：儒士地位演进史上的一章》，《元代史新探》，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年版，第1—58页。

或劣于前代,无疑并非历史学者应有的审慎态度。

元代在江南统治近百年,留存着丰富史料,又加上江南各地本身存在着复杂各异的社会文化特征,所以,无论是严肃的概念分析还是轻松的叙述论事,要细致了解元代江南统治的现实和变迁,更为微观的区域史研究成为必然。本书研究地域范围是元代温州路所辖地域,大致相当于今天的温州市行政区划范围。时间界限是元朝在温州统治的始末,从至元十三年(1276)到至正二十七年(1367)的九十一年时间。

元代温州路研究无疑将会引入区域史研究的方法。历史上的温州,自唐以来形成了一个有必然联系、有系统的整体,有经长期历史积淀形成的整体性和共同性的地域历史文化特色,作为区域史研究的对象是合适的。

就行政区划而言,温州位于今日浙江省东南部,其名始自唐代。上元二年(675)析括州置温州,“其地自温峤山以西,民多火耕,冬月地常暖少寒,故名”。^① 本文所指的温州,基本上依据元代的行政区划,隶属元代江浙行省浙东海右道温州路,领有永嘉县、乐清县、瑞安州、平阳县。^② 后城内置录事司。至元年间户十八万七千四百三,口四十九万七千八百四十八。^③ 其实温州的行政区划自唐代以来大致确定,到宋代,属两浙东路,明朝改为温州府,属浙江承宣布政司,明景泰三年(1452),析瑞安义翔乡和平阳归仁乡之地置泰顺县。清代仍为温州府,雍正六年(1728),以原分辖于乐清及台州太平(温岭)之玉环山乡,设置玉环厅。地域范围宋元明

① (明)王瓚等:《弘治温州府志》卷一《建置沿革》引《祥符温州图经》,《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第32册影明弘治刻本,上海书店1990年版,第28页。

② (元)刘应李:《大元混一方輿胜览》卷下《江浙行中书省》,《宋元地理志丛刊》本,四川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20页。

③ (明)宋濂:《元史》卷六十二《地理志》,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498页。

清以来大致相仿，变化不大。^①

温州历史上有不少称谓，元以前文献中诸如“东瓯”、“永嘉”、“永宁”、“东嘉”等往往都指温州地区，由于本文是以元代为研究时段，故一概以“温州”为名。

就地理环境而言，温州位于我国东南沿海地区，海岸线曲折漫长，北上到达台州路、庆元路，西行则到处州路、婺州路，南下则到福建福宁、宁德地区。西部多丘陵和山地，东部为平原；境内以洞霄山脉、括苍山脉、雁荡山脉为主；主要河流有瓯江、飞云江、鳌江，自西向东注入大海，河流下游为冲积平原，为温州的粮食主产区和人口聚集地。复杂的地形地貌、环形分布的丘陵山地使温州古代交通显得比较闭塞和孤立，但是众多河流和四通八达的运河又使温州区内交通比较便利，而地处东南沿海中段的区位优势更使温州港的对外贸易自古繁荣。

就物产而言，温州的农业开发较早，唐、宋时期，温州以海塘、陡门、埤塘为主的水利灌溉设施，开发了沿海滩涂和山间坡地。粮食以稻、麦为主，经济作物有桑、茶叶、柑橘等，利用靠海的优势还出产海鲜产品和海盐。手工业方面，温州的丝织品、瓷器、纸张、漆器等大量供应国内外市场，温州还是全国重要的军用和民用船只的制造基地。商品经济的活跃，对外贸易的繁荣，使得温州在南宋时期成为重要沿海贸易港口城市，这样的经济基础为元代所延续。

温州最为人称道的并不是物产，而是它的人文特性。自然秀美的山川孕育出温州文化，使得温州拥有“小邹鲁”的美名，被认为是南方儒家文化兴盛之地。南宋四明人楼钥就说：

当是时惟永嘉在左浙为望郡，山川秀发，衣冠鼎盛。四邑

^① 同治八年(1869)孙诒让著有《温州建置沿革表》一卷(温州图书馆藏本)。此书改“明朝以来图经所载沿革表舛忤不足据”的弊病。

相去才百里，而负山并海，壤土深远，人物日庶，事亦滋繁。^①

宋室南渡以后，许多北方世家大族追随宋高宗南逃路线迁居此地，山川秀丽、风物饶美、气温适宜等自然条件，使得温州在南宋是个有相当大吸引力的移民地区。^②南宋温州人才辈出，文化繁荣，科举远较其他地区为盛。作为两浙路主体的今浙江境内各府州，儒学之风最盛的并非当时国都临安府，而是浙南僻地温州。据复旦大学朱海滨博士论文《浙江历史文化地理研究》统计，南宋浙江各府州进士人数分别为：杭州 460，嘉兴 365，湖州 365，宁波 726，绍兴 432，台州 562，处州 587，金华 480，衢州 295，严州 200，温州 1098。与其他府州相比，温州具有明显的优势。南宋绍兴二十七年(1157)状元王十朋就说：“永嘉号多士，甲于东南。”^③元代延祐间，江浙儒学提举柯谦回顾说：“东嘉学校士，自昔文风，为两浙最。”^④真实反映了元代人们对南宋时期温州文化地位的认识。当时的温州，非但不是江南的边缘，可以说是南宋学术、文化中心之一。以薛季宣、陈傅良、叶适等一批温州籍学者为代表的永嘉学派，在南宋后期，是同朱熹理学、陆九渊心学鼎足而立的三大学术派别之一；学术繁荣带动温州儒学教育的大发展，温州成为南宋办学、讲学之风最盛的地区之一。叶适晚年在温州水心村讲学，各地士人负笈影从，趋之若鹜。

温州文化中还存在着与传统儒家理念相背离的倾向，不仅佛

① (宋)楼钥：《攻媿先生文集》卷三十九《谢源明直焕章阁知温州制》，《中华再造善本》影宋四明楼氏家刻本。

② 吴松弟：《北方移民与南宋社会变迁》，台北文津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49—246 页。

③ (宋)王十朋：《王十朋全集》文集卷二十五《刘知县墓志铭》，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019 页。

④ (清)戴咸弼、孙诒让等：《东瓯金石志》卷十《温州路重建庙学记》，《续修四库全书》第 911 册影光绪九年瑞安孙氏刻本，第 402—403 页。

教、道教信仰盛行，而且自古以来就是“信鬼神、多淫祀”的地方，除了常见的祖先崇拜外，还崇拜分布于乡里的种类繁多的地方神灵。“温为郡并海，俗信巫祝禁忌，至使良民陷于不义。”^①民间的生老病死、降雨抗旱、消灾纳福等都祷告神灵保佑。在民风民俗上，盛行奢侈风气，令士大夫瞩目。“永嘉绝在海隅，民生老死不识兵革，其俗习于燕安，以浮侈相尚，靡衣蠹食，崇饰室庐，嫁娶丧葬，大抵无度，坐是至贫窶不悔。”^②随着温州社会经济的发展，民众的日常生活很容易突破原来的儒家礼法限制。

长期以来，作为区域史研究兴盛的地区，温州历史文化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特别是在诸如永嘉学派、南戏、刘基及晚清孙诒让先生等专题研究上。时间界限上，学者们的成果集中在南宋和晚清两大时段，而元、明、前清时期的社会、政治、经济等研究相对而言有所不足，这当然是有原因的。尽管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王朝，元代当然也是温州历史上的重要阶段之一，但是长期以来，元代一直被学者认为是温州历史上的黑暗时期。学者们认为，元代的温州文化和社会经济处于衰落时期，温州及温州文化在全国的影响力也远不如南宋时代辉煌。晚清致力于恢复永嘉学派的孙锵鸣先生说：

当是时，朱学盛于闽，吕学盛于婺，而吾乡二郑、陈、薛诸儒自为永嘉之学，讨论古今经制治法，纲领条目，兼综毕贯，务使坐而言者，可以起而行，与朱子、东莱鼎足而立。今吾乡人士于孔孟之遗书及程朱之说列于学宫，固已幼而习之矣！独于永嘉之所以为学，殆未人人能言之！而岂知能为永嘉之学即可以为程朱，即可以为孔孟，乾、淳之际可以独盛？元、明以

①（宋）周行己：《浮祉集》卷七《沈子正墓志铭》，永嘉丛书本。

②（宋）林季仲：《竹轩杂著》卷六《朱府君墓志铭》，永嘉丛书本。

来何以独熄?^①

晚清温州学者宋恕指出,南宋温州的学术繁荣,到元明时期就衰落下去了。“南都临安,温为王畿,士多人太学,游公卿间,解额几半今之全浙,又出薛、郑、陈、叶诸大师,提倡实学,于是温之人文遂甲禹域,所谓永嘉之学也。自元、明都燕,取士法陋,温复僻荒,及皇朝(清朝)益甚。”^②温州人在科场上的衰落更是温州文化地位下降的重要标志。

以元代温州为研究对象,必须对温州历史有“瞻前顾后”的考虑。应了解温州社会进入元代前的背景,把温州视为“江南的边缘”,那无疑是入元以后人们的认识。而元代统治的九十一年,恰是温州经历沧桑巨变的九十一年。在短短九十一年间,温州历经宋元、元明两次王朝鼎革,如果说江南哪个地区最能反映元代统治对地方社会造成的革命性影响,那么元代温州路的研究无疑具备典型的标本意义。

但是本文并不想写成面面俱到的元代温州“地方志”,区域史研究的主旨是体现历史的多元,元代温州路研究也力图突出地域特色。同时地域社会作为人们生活的基本“场所”,研究者视野并非固定在一个具体的地理领域,而是以人际关系的网络和共同的认知体系为界限,需要整合元代温州人的各种社会关系。

元代温州路研究具有积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从历史意义来看,分析元代这个历史时期,对温州社会立体透视,多角度分析,进一步深度了解元代温州的地方政治、社会、经济、文化、民族融合、家族发展等状况。同时本综合研究将涉及到多学科研究,特别是

^① (清)孙锵鸣:《孙锵鸣集》卷七《瑞安重建先师庙碑记》,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110页。

^② (清)宋恕:《宋恕集》卷五《外舅孙止庵师学行略述》,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324—325页。

文学、艺术等,可以说既有学术意义,又具有方法论上的意义。从现实意义来看,近些年来,关于“温州模式”的研究著作丰富,学者们多角度分析“温州模式”的产生、发展的原因、过程等。关于历史上的“永嘉学派”、“南戏”、“民间信仰”对当代“温州模式”有多大的影响力,以及对当代温州民众思想和行为有什么样的影响,学者们持有不同的意见。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温州社会的个性发展是在历史中形成的,这个发展是动态变化的,本书试图揭示温州社会发展中的—些个性因素,以期对当代温州社会的研究有所助益。

二、研究综述

元朝政府直接统治的地域包括中书省直辖腹里各路、各行省以及吐蕃地区,在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广阔地域上实施统治,元廷也注意到各地存在巨大差异,对吐蕃、中原和江南实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政策并不相同,元史研究者也充分认识到这种差异,并在研究中加以分别论述。

1. 元代江南区域研究

元代区域史的著作时有问世。谭其骧先生曾对元代福建行省进行过考辨。^①李治安教授对湖广行省、江西行省分别作过专题研究,着重在政治方面。^②许怀林对江西行省的政治、经济的各个方面均有论述。^③邱树森教授对元代岭南地区亦有精心论述。^④林欣慧的论文论述了蒙元之际与元代关中士人之仕宦与社会生活

① 谭其骧:《元福建行省建置沿革考》,《长水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46—149页。

② 李治安:《行省制度研究》,第239—306页,南开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③ 许怀林:《论元朝的江西地区》,载《元史论丛》第7辑,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11—122页。

④ 邱树森:《元代文化史探微·元代岭南文化研究》,南方出版社2001年版。

的各方面表现。^① 瞿大风的博士论文对元代山西地区的政治军事统治、农牧渔猎、手工业、站赤交通、宗教发展、文学、风俗习惯等内容均有详述。^②

就路级区域而言,暨南大学马明达教授率先对元代潮州路进行研究,受到元史学者注意。在《元朝初期的潮州路》一文中,他考述元朝灭宋后在潮州逐步建立行政秩序的过程,揭示了陈氏家族在宋元易代之际崛起的背景与内涵,指出月的迷失、丁聚等人的治理之功,并分析了至元二十六、二十七年元朝国师胆巴在潮州的活动。^③ 还对元末担任过潮州路总管的西夏人那木翰生平作详细考索,分析出其族源、与陈友定关系、治理潮州的政绩,并对其入明之后的事迹作了钩沉。^④ 另文还对丁聚事迹进行补遗,分析陈氏五虎家族的败亡过程,考证元代潮州路户口问题,揭示赵继清与得全书院修建、善恭与潮州南山寺之关系,并论述元末文学名臣周伯琦的潮州之行。^⑤ 马明达教授致力于潮州地区的元代金石碑刻访录工作,嘉惠学林,除收集现存的石刻之外,还博取各种拓片、方志、金石录、文集,收集其中金石文字。^⑥

① 林欣慧:《蒙元时代关中士人的仕宦与社会生活》,萧启庆教授指导,台湾清华大学 2001 年硕士论文。

② 瞿大风:《元朝统治下的山西地区》,李治安教授指导,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2004 年博士论文。

③ 马明达:《元朝初期的潮州路》,《潮学研究》第一辑,汕头大学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35—52 页。

④ 马明达:《元末潮州路总管那木翰事迹考述》,载《潮汕文化论丛初集》,广东教育出版社 1992 年版。

⑤ 马明达:《元代潮州史事零拾》,《潮学研究》第三辑,汕头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91—108 页。

⑥ 黄挺、马明达:《潮汕金石文征(宋元卷)》,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马明达:《元代潮州路金石文字辑目》,载《潮学研究》第五辑,汕头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55—174 页;马明达:《元修〈三阳图志〉和〈三阳志〉》,载《文史知识》,1997 年第 9 期(总第一百九十五期)潮汕文化专号。

温州属于广义上江南^①的一部分,本文亦将温州置于元代江南统治的背景下。元代区域史的主流是江南的研究,关于元代江南区域研究的学术史回顾,吴小红在其博士论文《元代抚州乡绅研究》中的导言部分曾详加论及,兹不赘言,仅就其中小部分作一介绍。^②近些年来,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萧启庆对江南士大夫与社会的研究引人注目,代表性著作有《元朝科举与江南士大夫之延续》,指出江南士大夫在元朝初期遭遇一时顿挫,但在科举恢复之后不少家族即已复苏,延续至明朝。^③

元代江南的专题研究还有武汉大学申万里教授的《元代教育研究》,该书是近些年来关于元代教育研究的力作^④,其中内容主体部分是其博士论文《元代江南儒学与教官群体研究》(李治安指导,南开大学2002年博士论文)。该书指出,从教育设施的普及情况来看,元代教育的发展是明显的;从教育对象来看,元代教育呈现与以往不同的特点;从教育的绩效来看,元代教育既有成功之处,也有不足的地方;元代生员读书做官之途非常困难,但并不是完全没有出路。张斐怡研究元代江南书院的特点及其与前后期书院发展的延续性,探讨蒙元朝廷的统治与书院发展的关系,及藉以得知其在江南地区所产生的影响等。^⑤王秀丽从商业交通、主要商品的流通情况、各级市场、商业群和商业资本等四个方面考察元代东南商业。^⑥潘清的《元代江南民族重组与文化交融》一书探讨

① 所谓“江南”,在历代都有不同的定义,不过大抵是以长江中下游区域为广义范畴,讨论元代江南时,常常指南宋故地,但不包括四川地区。尤其处于长江下游的江浙行省,更是江南的核心区域。

② 吴小红:《元代抚州乡绅研究》,高荣盛教授指导,南京大学历史系2004年博士论文,第6—9页。

③ 《元史论丛》第七辑,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19页。

④ 申万里:《元代教育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⑤ 张斐怡:《元代江南书院的发展》,萧启庆指导,台湾清华大学1998年硕士论文。

⑥ 王秀丽:《元代东南地区商业研究》,邱树森指导,暨南大学2002年博士论文。